

中國訪二代 系列專題 下篇

花樣上訪女

上訪檔案

訪民：

朱世平 (年歲不詳)

朱玲 (23歲)

關係：父女

上訪年期：23年

上訪原因：

勞資糾紛

當同齡女孩沉迷刷微博、苦惱長得胖之際，23歲的朱玲卻終日埋首寫狀書、為下一餐而發愁。白天，跟父親在信訪局門口攔領導的車，車沒攔到，人差點被帶進派出所；回到北京南站門口半露天的棲息地，爭分奪秒給各大「中央首長」寫申訴信；臨睡前還掛着次日到市場撿菜葉而睡不穩。這位花樣「訪二代」尚在襁褓時，已跟隨父親「告御狀」。付出二十多載青春至今未果，她說家早沒了，回頭路也沒了。十八大後，中央和地方政府均加快信訪制度改革，為朱玲等上訪者和「訪二代」帶來曙光和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江鑫嫻 北京報道

廿載青春換希望

心裡的「十字架」太沉重

【記者手記】做了記者多年，雖然上訪的故事採訪過很多次，但是面對未成年的小訪民，還是有諸多不安。採訪過程中，我們總是不免多問幾句，「可以拍照嗎？」「問這個可以嗎？」他們的父母卻沒那麼多顧忌，問吧，拍吧，沒事，說罷非常及時地提醒孩子把事先準備好的寫滿冤字的紙牌子放在胸前，「牌子拿好，讓阿姨好好拍」。多年來，四處碰壁、受盡白眼和凌辱的上訪生活裡，他們早把尊嚴踩在腳底下，自然也無法顧及孩子的心理。

「訪二代」們長期被漠視，沒有穩定的生活環境，沒有玩伴，並看到了社會最無情、最黑暗的一面，這對他們心靈的傷害有多嚴重，無法評估。父輩帶給他們不僅是顛沛流離的物質生活，也是一副沉重的精神「十字架」。

生活像是被打上了死結。這麼多年過去了，自己連同孩子吃盡千辛萬苦，當年那些冤情還重要麼？如果「訪一代」的問題解決不了，其厄運就要在下一代輪迴下去嗎？擱筆之際，內心鬱結又上心頭。 ■王珏 江鑫嫻

■說起女兒這二十幾年和自己走過的上訪路，朱世平說：「世間所有的苦我們都嘗透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才七個月大、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朱玲，就被纏上一宗勞資糾紛的父親朱世平背在身上，從新疆一路奔赴北京申冤，自此踏上了上訪的漫漫長路。開始時，一起上京的還有哥哥，但沒過幾年，哥哥受不了偷偷離開，至今音訊全無，只有朱玲陪伴着父親不離不棄，從嬰兒到幼兒，從幼兒到少年，直至成為一個大姑娘。

門廊當睡房 除夕蜷縮路旁

雖然流浪京城，但花樣年華的朱玲頭髮梳得整整齊齊，T恤褲子也盡量乾乾淨淨，看得出是個注意儀表的姑娘。

這些年，她和父親風裡來雨裡去，住過停車場、涵洞、窩棚、房簷下、街頭，唯獨沒住過賓館。現在暫居北京南站門廊，引橋勉強能擋雨，到了晚上，一個大姑娘就席地和男男女女訪民躺在一起，她說：「都這樣了，還能講究什麼？」令她感覺難熬的還是春節，她一直記得在北京

度過的一個個除夕夜，全城沉浸在閤家歡樂團圓的氣氛裡，只有她和日漸年邁的父親蜷縮在路邊，遠方的煙火冷冷綻放，喜慶的鞭炮響聲震耳。

寫狀書識字 因窮學校拒收

朱玲一天學都沒上過，但是現在基本能讀書看報，而且寫得一手工整的字。原來她的文化水平是來自父親教育及自己幫別的訪民寫上訪信獲得的。

朱世平對女兒沒上一天學充滿愧疚，「97年時，孩子剛到上學年紀，我跪在海淀區一所民工學校門口，跪了整整一天，但校長對我說，你借讀費都湊不夠，我們的學校不是給你這種人開的。」後來他又帶着女兒去河北、河南等地碰運

■給各大「中央首長」寫信是朱玲每天的必修課。

氣，但都因錢不夠被拒。時間久了，求學夢也慢慢消散。

家破人散 沒有回頭路

現在，給各級領導寫申訴信是朱玲每天的工作。渴得嗓子冒煙都捨不得買瓶水的她，卻在購買信紙、信封方面毫不吝嗇，而且非常講究：給中央一級領導的是精美大信封，字體比較大，方便日理萬機的領導閱讀，給信訪局之類的則是普通小信封，字也相對密集一點。她身邊還擺着幾本「中央領導人通訊錄」和「上訪地圖」，印着總書記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的照片。

時光飛逝，難道朱玲打算「繼承」父親這條上訪路嗎？一直細聲細語的朱玲突然眼神凌厲：「家裡啥都沒了，媽改嫁了哥失蹤了，去哪裡找新生活？而且告了這麼多年，早就沒有回頭路了。如果哪天父親走了，我就接着告。」

中央加快改革 促主動下訪聽民意

中共十八大後，關於加快信訪制度改革的信號頻頻釋放。除國家信訪局推出全面放開網絡投訴受理、終結各省信訪考核排名等新政，多個省份也開始涉訴信訪改革，力求將矛盾解決在基層，以緩解「進京上訪」和「攔訪截訪」等問題。

信訪局長要求「事事有着落」

在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十一屆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報告中提及要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訪終結機制。新任國家信訪局局長舒曉琴指出，信訪工作要「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以「實際行動取信於民」。今年1月，國家信訪局召開全國電視電

話會議，要求各地堅決糾正「攔卡堵截」正常上訪群眾的錯誤做法；而在7月1日，宣布放開網絡投訴受理，意味着訪民只要在網上註冊登錄，就可獲得「網上信訪」。

此外，中央還要求，解決信訪的首要問題是主動變上訪為下訪，將矛盾解決在基層。多省主動下訪，傾聽民意，改進和強化信訪工作。

不過也有專家認為，儘管目前信訪量有所下降，但老百姓「信訪不信法」的癥結依舊未解。「要徹底解決這一痼疾，歸根到底還是要弱化信訪，加大法律救濟在化解矛盾糾紛方面發揮的作用，提升司法公信力。」

近期信訪改革新政

- 推出全面放開網絡投訴受理；
- 終結各省信訪考核排名；
- 糾正「攔卡堵截」正常上訪群眾的錯誤做法；
- 主動下訪，傾聽民意，改進和強化信訪工作。



■北京信訪辦門外擠滿等待申冤的訪民。 資料圖片

上訪姐弟撿水樽維生 渴望上學

上訪檔案

訪民：

常改朝 (年歲不詳)

妻子 (年歲不詳)

常歡 (女兒13歲)

常曉 (兒子10歲)

關係：一家人

上訪年期：4年

上訪原因：

幫人反成被告，

法院判決不公

和朱玲這種單親上訪戶不同，常歡和常曉姐弟倆，是跟隨父母舉家上訪的。北京南站出發大廳外的一小塊空地就是他們四口之「家」，父親常改朝指着一個大編織包，以及散落一地的鍋碗瓢盆說：「看，這就是我們所有的家當。」常曉是常改朝的兒子，雖然只有10歲，但他「訪齡」已達4年，長期居無定所，缺衣少食，讓這個黑瘦的小男孩看起來比同齡人小了一碼。

姐姐輟學前成績優異

4年來，常曉和13歲的姐姐常歡一起，跟

着父母在國家信訪局、北京西站和南站之間輾轉。沒事的時候就各自坐在地上發呆，地鐵站裡上上下下的扶梯是姐弟免費的遊樂項目。上訪期間，父親有時候教他識字，「現在認識很多字了，南站裡面有肯德基、周黑鴨、稻香村，店名我都認識了，還會寫。」不過裡面的東西卻沒吃過。

常寬母親天生殘疾，父親又受過傷，無法像正常人那樣通過打短工維持在京開支，因此全家就靠在北京南站候車大廳撿礦泉水瓶賣錢度日。

13歲的姐姐常歡渴望上學，因為只有上

學才能實現她的法官夢，「長大以後想當法官，為訪民們申冤，讓這個世上少一些冤假錯案。」常歡說，她輟學之前在班上70多個同學中能考到十幾名，「現在都廢了」。

父母爭吵子女讀書事

常改朝說自己上訪是緣於2008年秋天的那次熱心幫忙。由於鄰居生病，他驅車送往醫院，期間因過累，改由鄰居的外孫女接替開車，出了車禍，病人妻子死亡，常右眼亦殘廢了，鄰居家人卻以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為由告上法庭，要求賠償近10萬元，結果法院判常敗訴。09年常改朝把河北房子賣了，舉家上京「告御狀」。

常改朝稱，河北省政府曾幫助孩子倆回家上學，但過了一個月就不管，沒錢交租，一家人又回到京城。常妻曾多次因孩子輟學之事跟丈夫吵架，雖然姐弟倆不敢在父母面前提「上學」，但不代表常改朝不傷心：「我只有小學文化，吃夠了沒文化的苦，有條件的話能讓娃當文盲嗎？」但「他爹是個上訪的，只能是這個命！」



■大女兒去了撿垃圾，常改朝(左一)與妻兒坐在半露天的「家」發呆。



■常歡(化名)正在撿瓶子。